

16

忠诚老公



作者 徐向林

关婉馨装着接电话：“啊，医院要抢救病人，我是值班院长？哦，对不起，我把这事儿忘了，好吧，我现在就赶过去。”

姚晓晨听了她接的电话后，一激灵爬起来：“婉馨姐，你要去值班我也要回家了。”

“怎么，你还怕老刘对你非礼呀？没事，你就住这儿吧，这么晚，你又喝了酒，你走我也不放心啊！”说着，她硬把姚晓晨摁进了被窝，姚晓晨也就没再坚持。

关婉馨出去时，故意弄出声响惊醒了刘远征，告诉他自己去值班。刘远征想起身送她，也被关婉馨摁下了。

出了门时，关婉馨心里五味杂陈，既有计划成功实施后的兴奋，又有对结果的惶恐不安。她在家附近找了个小旅馆，迷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她故意没梳洗就回了家。

关婉馨手哆嗦着掏钥匙开门，开了三次，竟都拿错了钥匙，好不容易打开了门，她在门口伫足犹豫了一下，还下意识地干咳了两声，为什么干咳？她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一刻的她就是一个被矛盾气体充得发胀的气球，几重人格都重叠在她身上，让她进退维谷。

也许只过了几秒钟，却像是隔了几个世纪，关婉馨还是推开了门，沙发上刘远征还在鼾睡，他的鼻息发出均匀的气息，身边并没有出现姚晓晨！关婉馨如释重负，但只一瞬间，她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他们要是背地里偷情也不可能像夫妻那样大摇大摆地躺在床上等着她来捉奸啊？她又推开隔壁的小房间，里面却是空的，并没有姚晓晨的身影。姚晓晨呢？关婉馨脑子飞速运转，确认姚晓晨不在屋内后，关婉馨打开了电脑，观看摄录的视频，她按了快放，录像里只有姚晓晨离

开房间的镜头，几乎就没有别的举动。

关婉馨若有所思地盯着电脑发呆，冷不防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干吗呢？值了一夜班还不嫌累啊？一回家就看电脑。”关婉馨猛回头，刘远征已起床了，正站在她的身后，她手忙脚乱地关了视频心慌地说：“我就查份资料。”刘远征显然没留意视频，说完话就径自洗漱去了。关婉馨调整了一下情绪后问：“姚晓晨呢？”

“小姚啊，你说去加班后，她跟我打了声招呼，说要回家，然后就走了，跟你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刘远征边刷牙边含混不清地回答。

看来后院并没有起火，关婉馨身心一松，这年头，男人在外寻花问柳，叫“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女人在外面偷情，叫“红杏出墙头，香溢墙内外”。刘远征对她的忠诚反倒让她觉得不自在，让她从心底感到对不住刘远征。

医院几位有分量的同事不知通过啥渠道，知道了她和张鹏程的神秘关系，有的找她给小孩安排工作，有的找她帮忙打招呼，把小孩送进重点中学。只要关婉馨出现在单位，那些遇见她的同事，就像迎接圣母般地笑脸相迎，当然也有个别人对她嗤之以鼻。关婉馨把那些人的名字记在心里，只偶尔在何正院长面前提了一下，那几个人立即在关婉馨面前消失了。

张鹏程一有空闲时间就约关婉馨到湖畔别墅缠绵。两人都是大忙人，因此对于约会的事，只要一方有约，另一方不管多忙都要抽空前去。一个星期天，刘远征拉着关婉馨去看音乐会，这是刘远征早就约好的。但刚到剧场门口，关婉馨就收到了张鹏程的短信，短信乍一看没头没脑：“天上的星星都亮了，北斗看上去很美丽，炫烂得像一朵永恒的烟花。”短信没有署名，关婉馨也没有在手机里存张鹏程的名字，而这条短信则是他们约会的暗号。她在看短信时，刘远征也凑过头来看，关婉馨由着他看，他看了半天，却没琢磨透啥意思，关婉馨笑着说：“医院的一个同事，喜欢写诗，经常写些莫名其妙的句子发给我看。”

“噢，诗人呀。”刘远征好似恍然大悟，“都说诗人与疯子之间只有一墙之隔，看来真不假。”

刘远征打着哈哈时，关婉馨突然捂着肚子蹲到地上，“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

“婉馨，你咋啦？”刘远征慌忙把她扶起来。

风语

57



作者 麦家

萨根哼哼冷笑几声，转身走了出去，步履生风，潇洒得很。

与此同时，在相隔几站路的大街上，老孙正驾车载着惠子，送她去重庆饭店上班。老孙和惠子是在天堂巷的口子上不期而遇的。惠子刚走出家门，来到巷子外面的大街上，就撞见了老孙。

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老孙现在身负重任，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惠子面前为萨根“平反昭雪”。

老孙装着是碰巧遇上的样子，客气地把她喊上了车。车子开出一会儿，老孙扭过头问她，这两天有没有见过那个美国外交官萨根叔叔。惠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为什么？”

惠子沉着脸说：“他是个坏人！报纸上说的那个当间谍的外交官就是他！”

“你听谁说的？”老孙认真地问。

“我大哥说的。”

“家鸿，他怎么能这么乱说话？”老孙摇了摇头，萨根怎么可能给鬼子干活呢？真不知他从哪儿听说的。”

惠子惊讶地望着老孙，老孙笑了笑，开始把已经打过几次腹稿的话倒出来：家鸿说的肯定有误，他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萨根根本不是间谍。

惠子听了自然十分高兴。要说惠子其实也不怎么看重与萨根的交往，但她一个日本女人嫁到中国，如果这时候跟她多有来往的萨根叔叔是个日本间谍，她身边的人又会怎么看她？此时笼罩在她心中的乌云立即散去，她的心情格外轻松。

仿佛是安排好的，老孙刚替萨根“平反”，萨根就来找惠子了。

这是萨根连日来一直想见惠子的真正目的——探听陈家鹤的生死。惠子不知是计，听他提起陈家鹤，顿时脸放异彩，赶忙点头说：“有，有，我们通过电话了。”

“你们通过电话？”萨根一怔，“什么时候？”

“就是那天，他们单位被炸的第二天。”

“啊，被炸的是他们的单位啊？”萨根假装第一次听说，显得无比震惊，“他好吗？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啊！”

“是啊，幸亏家鹤命大，轰炸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单位，出去了。”

“他现在在哪里？”萨根精神恍惚，像是在梦游。

“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就在我们身边。”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任凭萨根怎么设圈下套也是没用的。

这次见面真让萨根懊恼透了，是雪上

加霜的那种懊恼。他原以为，虽然少老大大死了，但毕竟还有冯警长和中田，更关键的是还有电台，他可以借此择机向宫里邀功领赏，即使母亲回国的事泡了汤，至少还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赏金。完成了这么大的两项任务（毁了黑室又杀了陈家鹤），他想赏金一定会有很多的。没想到，陈家鹤竟然死里逃生了！自己倒霉！萨根呆呆地站了半晌，实在是无心再留，便借口使馆有事，向惠子告辞了。

惠子客气地将他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他下楼，直到看不见为止，才转身回去。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早晨吃了不洁净的东西，刚回到办公室门口，惠子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一股强烈的浊气和酸味像滚滚浓烟，从食道里喷涌上来。她赶紧捂住嘴，冲进厕所，趴在洗脸池上呕吐。她以为是要把肠子都吐出来了，涕泪汪汪地呕了好一阵，呕得双腿发软，眼前一片黑暗，却只是呕出几口浊气和黄水，并无实物。

萨根离开惠子后去了楼下的咖啡馆。他心情糟糕透顶，觉得人生难以置信：自己转眼间已经成了一个在劫难逃的可怜虫，在单位已被革职，在外面组织已经被捣毁，虽然还有冯警长和中田两个死党，但也不敢去见——他们也不敢见他，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见他等于自寻死路。今天凌晨，他冒着电话被人窃听的风险，给冯警长打去电话，让他派人来把电台转移走。不错，没有尾巴，电台顺利转移走了，算是了却了一件大事。他知道，电台必须安全转移走，否则宫里一定会怀疑他的。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